



增注
補訂

續文章軌範

四二五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04
5





徐偉長名
韓
正容貌慎
威儀一篇
骨子形容
敬字來

茅云一篇
以敬為主
冒頭含蓄
許多敬的
意思全不
露一敬字
作論冒得
此法甚佳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續編卷之四

運字集

明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漪園先生 魚 評閱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訓註

日本 羅州先生 源 暉辰 校訂

小心

法象論

徐偉長

夫法象大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
故先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
也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

010190603429

言君子敬也故

言敬之用

用四疊法而詞亦奇說君子可畏也痛切所謂畏大

言君子已為去表其其要在敬

愠於同切音蓋含怒意

言頹沛也閉亦尚敬

詩國風周南兔置篇敬也鄭箋宜免也人鄙賤也事猶能恭敬則足賢者

此方說出一敬字此段論頹沛而及游宴見其當羅景綸云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來去翛然者何如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此說卻是正理如冕服結纓也類皆是

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此段論君子小人敬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惜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也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焉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

君好敬孤獨而慎幽微惟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管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狀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放白刃之難夫以彌雷也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于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澁矣方之舟也就其淺矣泳之游也言必濟君君子者無戲謔也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躡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也謂也以匹夫之居猶得志而行

讀史紀範 卷四

1704-5

易觀禱王
平日操守
定涵養熟
故能不亂
者莫盛乎
宗廟宗廟
亦可觀者
莫盛於盟
也至應筋
異不足復
觀故觀盟
而不觀也
孔子曰禱
自既灌而
往者吾不
欲觀也矣
盡夫觀盛
則下觀而
化矣故觀
至盛則有
孚顒若也

平日操守
定涵養熟
故能不亂
者莫盛乎
宗廟宗廟
亦可觀者
莫盛於盟
也至應筋
異不足復
觀故觀盟
而不觀也
孔子曰禱
自既灌而
往者吾不
欲觀也矣
盡夫觀盛
則下觀而
化矣故觀
至盛則有
孚顒若也

于天下乎唐堯上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夷成湯不設忘
違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
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媢以為
階可無慎乎管宋閔碎首于基局陳靈被矢于戲言閻郚
造逆于相話季公生弑于嘗龜是故君子居身也謙狂敵
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
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止交
人也觀而不媒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
而難媢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
以不困夫禮也者人止急也可終身息而不可須臾離也

或曰鷦
錄文也誤

聲者同
所結也左
傳亦有
註領會也
坊本倫
說

尾段復敘
敬肆分而
吉凶因之
甚言不可
不敬
茅曰到末
愈有光
愈有餘波
把前面意
思收足得
十分玲瓏
讀之愈見
精神
餘波滾滾

須臾離則惛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惛慢之心生焉况無
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
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
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晉
惠公以肅命與國卻華以傲享徵亾冀缺以敬妻受服子
圉以大明招亂遠罪以既醉保祿良宵以鷦文喪家子展
以艸蟲昌族君子感凶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大以
罄折坐必抱鼓周還中規折還中矩視不離結檜之間言
不越乎表著之佞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
貴作事有力動靜有常師禮不愆故為萬夫之望也

讀人宜凡
卷四

鄒東廓評

此篇議論精爽詞氣優揚且頗以敬為之秦漢以後儒者論著鮮及之者故選錄為後學矜式云

許穎陽評

敬為書中第一義語可少此等議論且其出入經典據披左詞羅網前聞參以獨見遂成一篇好文

茅鹿門評

偉長此文不多見得此一為快狀見偉長學識其大處

○○王命論

謂帝王受命也

班彪

林西仲曰按後漢書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眾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曰往者周公戰國也爭天下分裂數世狀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談論也是囂欲彪作一論以決興王之勢也彪謂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燕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漢決漢復興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也故而謂漢復興疎矣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是囂以一姓不再興有覬覦僭竊之意也彪此論全為囂之言而作篇中握定劉氏應有天

班彪字叔

首敘帝堯

去個根脚

所以下去

說劉氏承

堯之祚反

覆議論以

折服奸雄

之心

號五聲

管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林正仲曰二帝三王也天下皆非幸得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秦者為劉氏出左傳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林日即斬蛇事既為堯後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

續漢書卷四

卷四

四

偏音掘

僖都音切
音擔通雅
石為石再
石為僖言
人僖也

襲一作襲
轉下最便
引喻痛切

此論帝王
之興以申
前意最得
法

正要破此
俗見

此處方露
一命字極
妙

多亂臣句
得作論大
意

轉下最便
引喻痛切

業狀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

林曰天下所歸往林曰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偏

起在此位者也林曰總上反收○已上敘世俗見高祖興

於布亦不達其故以為通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

比天下於逐鹿牽捷而得之高祖語不知神器有命不可

以智力求世俗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林

欲闖干天位者皆執此見○若狀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

不覩也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患有短褐之襲

僖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於溝壑何則貧窮亦有

命也况乎天子之賢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歷敘數子

无成以証

神鬼有命

也說直令

人蹶狀起

座

東涯曰玄

摩下當有

尚字

案稅梁上

也短柱

錄音速

此段兩舉

匹婦也知

命者以諷

賢可謂懇

至也談實

止不悟亦

外矣

林曰申上神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

籍成如王莽林曰皆有狀卒潤鑊伏鎖烹醢分裂又况玄

麼不及數子而欲聞于天位者乎林曰申上不可以智力

求句此人事之凶者可

觀是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熒雀之疇不奮六翮之

用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三句斗管之子不秉帝王之

重此句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林曰虛衍下當

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

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

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林曰此匹婦有

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凶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

讀史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

五

東涯曰機下恐脫而字

方伯海云春秋即楚漢意味

按春秋蓋國史總綱

決字安頓得好微有微省蓋

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林曰此匹婦有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林曰承上二事皆人事也吉者可觀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林曰總收上全段○已上言天佐有命不可倖得閣下與否禍福分焉高祖時止人事可鑒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日帝堯之苗裔二日體貌多奇與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林曰以天道人事合斷也加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文選集成作響也

若遇至非人力也敘帝有興王止瑞應上狀後為鬼神所福響

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也如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指灑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林曰成卒劉敬建都關中上議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憂林曰意舉韓信於行陣收陣平於公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林曰分舉其盡人事之實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王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雷侯謂上天授非人力也林曰分舉其得天道之實○已上言以天道人事論也則高祖當得天下不應以起布衣

數語

幾真同

條陳利害
總收上意
而波瀾疊
出錦綉奪
目正所謂
洛陽三月
春如錦多
少工夫織
得成

值暴亂為疑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林曰。閹于者必禍。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所咲。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林曰。永保其終也。知命者必福。已上總捲上文。分出禍福筆力警策。

鄒東廓評

此篇因世多亂。臣賊子。即漢作事。遂作一段文字。中引陵嬰信布。絕人覬覦。非有極思窮慮者。不能作此等文章也。學者須熟讀暗記。方識其妙。

李九我評

班彪通儒上才。年二十餘。初避亂而就隗囂。即以歸漢勸囂復避囂而就融。即以歸漢勸融。又因融歸漢。而帝擢用之。數應三公之命。輒辭去。觀其為囂著王命論。敘炎漢之龍興。杜豪奸之虎視。非有卓見者不能。范史贊曰。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時。斯言得也矣。

○○機論

馮用也

三句是一
篇大旨似
論冒
又釋微字
會一篇意
息
先把利害
兩字論引
起聖人也
知機者下
去凡許多
轉折許多
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也。至微用也。至廣大人行也。則合於道。細人竊也。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也。利者滅身機也。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從也。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也。知利而知害。知去而知就。其唯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也。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也。臣也。夫三才

陰符經天
發殺機龍
蛇起陸人
發殺機天
地反覆

善用陰符
經藏箇殺
字不露
論天地人
止發機作
波瀾設有
巧思
此篇論機
字只是此
兩句意到
此方說出
此神字即
上機者微
也微字意
林次涯云
以堯舜周
公為取聖
取時取賢
止機固非
正論狀把

機字說得
活亦是將
無作有處

列子周穆
王時有偃
師者為木
人能歌舞

說機字入
微

經曰以下
似個尋常
議論狀以
此論治機

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止者昌，失止者凶。善用則集乎
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發星宿為止，移易地止
一發龍蛇為止，起陸人止。一發天地為止，反覆范彘善用
也。句踐以止，克霸無極。味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
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苟恃於義，則悅隨者寡。未
逢於時，則虛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
止，目不可視，烏獲止，力不可制，南金止，利不可斷，迅雷止
聲不可及。夫神詭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止
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止機也。兄弟至親，周
公離於管蔡，取賢止機也。秦越止，疏嬴氏，合於由余，取霸

機也。設再申前意堯與丹朱而棄舜，億兆止，心竟歸於虞，則不謂
止。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止。
明君矣。周公暱管蔡而不戮，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止。賢
臣矣。泰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止。霸王
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者如
偃師焉。民如幻也。欲止動，欲止靜，機在於我，豈當不隨乎。
善為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止東，欲止西，策在於我，
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
則天下皆子。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天下孰不
以我為親為子乎。夫狀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

讀此論治機

痛切
前面平平
論理此如
突朕引証
就有精采

錯落可誦
自是正理
說蕭何韓
信厚身厚
君止異潤
家潤國也
別議論正
當文勢錯

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
人而人不安止能利人而人不利止者未止有也漢祖入
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
收天下止心享天子止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止
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
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
其怨之哉祿佐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
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止為也雙關法鄧侯處佐而舉淮陰厚君
者也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佐冠三傑
聲流萬古韓信忌尅酈生極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

落
承接把
道字對機
字又生議
論

此段又以
時字替機
字翻出許
多議論文
法
機圓轉可
句句有對
酌讀之如
層波疊浪
愈覺快人
心目

而自潤終貽伊感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止謂道天下至
蹟也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
彘倫收斂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俟周武哉李
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
盡美狀而發機也變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
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
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干湯
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疏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
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走吳是也語得其
時則見信傳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

讀
讀
讀

薛治左氏
作洩治

腹心一
作親昵

瘳恥相鑑
愈見精采
動人
句法長短
不齊也妙
前面許多
議論亦兼
有此二段
意了
循齊桓衛
懿為得機
失機止証
筆氣波流
此處如江
河有巨堤
得此一障
否則傾瀉
无收拾矣
又生個問

相時則凶。是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
劍也。取不相時則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
號也。語不相時則貽辱。薛治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謗。
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止。毫釐差也。千里故。君子得其機
則仇讐變為腹心。况其恩者乎。失其機則昵親反為勍敵。
况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匡天
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望國也。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
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
不務乎哉。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
之福。朕則智非機。邪機非智。邪答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

答作餘波

申上大人
行也則合
于道句
此機字与
機械機智
止機不同
此二段剖
得有斟酌
申上細人
竊止則階
于亂句
收束數句
以六經前
史為用機
準衡又是
契緊示人
如

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有。功成
不居。使天下熙熙。朕若登春臺。而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為
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息。兀兀朕如艸木鳥獸。而能治國
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焉。是非
生焉。爭鬪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
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不仁也。仁豈非機。邪。國不用機。則克永世。匪我攸
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
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王鳳洲評

從許多人物翻出來。奇奇怪怪。繁繁雜雜。無非
要申明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二句。蓋此二句

續漢書卷四

卷四

九

即所以經緯天下而織綜人事者也至末問答一條意思何等周悉卻又贊出茫茫六經數句文也變幻者無過此

〇〇本論

歐陽公

引入門戶
語以去疾也
道愈去異
端是好議
論
昭前受病
止說
此二句最
緊關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也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也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也暫破而愈堅撲也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止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止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善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

王世貞曰
物先腐則
蟲生人先
疑則讒入
所謂乘其
廢缺而來
真有識也
言也

此句正是
筋脉處

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無由而入此言三代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也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此言患所由入真云照前氣虛也說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朕之勢也此言去患之本真云照前氣實也說堯舜三代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也斂以什一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朕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為

數個因字
順字勸誘
字即所謂
使自得也
也發明三
代禮義也
教甚有步
驟

兩次下狀
猶懼數字
見防民也
周誘民也
篤所以民
不暇乎其
他而佛無
自入

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于不耕休
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
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成墓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
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
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
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易趨也順其情性而
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狀猶懼其未也又為大學以
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
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
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

即前所謂
不暇乎其
他意故佛
無自入

此段見治
具不脩防
民不周又
有傷而驅
止者幾何
不胥而為
佛也

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
浸之以漸而入于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
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閒耳目見
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
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自而入者謂有此具也此段申上王政修明
則佛無由入意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
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
周佛于此時乘閒而出十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眾
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
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

奸民有餘力以下議論最確

言佛法至是始盛一轉尤有氣力

暗指昌黎

主意安頓在此方直

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為他其良者泯狀不見禮義

心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息為邪侮良民不見禮義則莫

知所趨佛于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也說而牽之則民

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况王公大人徃徃倡而驅之曰佛

是真可歸依者狀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此段申上三代衰王政缺則佛

始入中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狀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

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患之甚也此幾句正

是承上起下著力處即前所云夫千歲之患偏於天下豈

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狀

則將奈何曰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此一篇主意管戰國之時揚

引証得好

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揚墨之

學廢漢之時百家然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之道故孔

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也效也一句

兇得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狀而見佛則拜聞

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狀無

所守而狀也一介之士眇狀柔懦進趨畏怯狀而聞有道

佛者義形于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

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狀則禮

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之屈使

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狀之勢也

勝之一字終不若孟子云經正則庶民興

斯無邪慝矣斯世兩字就渾融

蓋經正則自無也

到此始露

禮義為勝

佛之本意

即收拾上文古人文法多是如此輕快

林次涯評

看來佛教得行于中國果因王道也衰觀成周盛時民二十以上俱受田游惰者有罰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自卿大夫至閭閻歲時屬民讀法奇衰左道者有禁當是時佛法何緣得乎中國今欲去釋氏而不行先王也政雖堯舜禹湯復起亦未有能者歐公也論不為無見視原道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過也遠矣義理正當自是人間不可少也論也

茅鹿門評

韓退原道歐也本論均從孟子經正來發揮闡揚許多議論而太言正大凌厲千古足以齊驅並駕蘇東坡嘗謂韓如美玉歐如精金韓如天馬歐如駿驥合二篇而觀足明坡公止巨眼矣此篇推明唐虞三代也治與周衰禮廢也弊而終之以修本以勝之可謂究源探本也論直與孟子距楊墨同功而氣實氣虛一喻尤為對症發藥妙手

王鳳洲評

此篇推明唐虞三代也治與周衰禮廢也弊而終之以修本以勝之可謂究源探本也論直與孟子距楊墨同功而氣實氣虛一喻尤為對症發藥妙手

○○諫論

自註云賢臣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蘓老泉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孔子曰諫有五義一諷諫

茅云姑無論純疵尺

以術字翻一篇文字最是筆力高處

二艷諫三降諫四直諫五諷諫就○有○意○見○也惟度主以行止吾從其諷諫乎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止

止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

伍舉入諫進隱語曰有鳥在于阜三年不鳴鳴將驚入舉退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入舉退

矣吾知止矣居茅魚解次危論秦帝太悟秦太后與繆毒通始皇誅毒遷

太后諫而臥者二十七人茅魚諫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知知邪車烈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臣今天下

聞止盡瓦解燕嚮秦者臣言已矣乃諷固不可盡與直亦解衣伏鎖王下殿手接止迎太后歸諷固不可盡與直亦

未易少也吾故曰顧用止止術何如耳朕則仲尼也說非

乎曰仲尼也說純乎經者也吾止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

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

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

如此辯駁是擔得斤兩文字點得精神持說客止術以補夫

子諷諫也論不免于縱橫也病狀亦是一說人臣因事納忠以此五法行諫術亦是正當議論不可苟訾

援引故事該核詳切博而不贅此三節是理論

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狀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外者皆是說而外者未嘗聞狀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也勢禁也利誘也激怒也隱諷也此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秦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欲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左師觸龍見太后曰老臣竊謂后也愛愛后賢於長安君曰若過矣不若長安君也甚左師曰媼也送愛后也悲其遠亦京也矣已行非弗息也祭祀必祝也日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

孫相繼為王也哉今媼尊長安君也佐封以膏腴之地不及今今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哉故以為愛不若甘羅以杜郵也外詰張唐而相愛也行有日秦使張唐往相愛共謀代趙唐不肯行甘羅見唐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也去咸陽七里而太灰于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愛而不肯行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愛臣不知卿所外處矣張唐乃行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愛而太歸武信趙王武臣為愛君所得囚也欲與分趙地乃歸王使者往愛輒殺之有廝養卒請往說愛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其王耳養卒笑曰兩人名為求王實欲殺之而分趙自大夫以一趙尚易愛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也罪滅愛易矣乃歸趙王此理而諭也子貢以內憂殺田常而齊不得伐魯田常作亂移兵欲代魯子貢往說田常曰兵強魯弱不如伐吳田常忿狀作色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伐吳不勝民人外敵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也敵下無民武公以麋鹿膏項襄人也過孤王制齊者唯君也常曰善

此三節是勢禁

續文獻通考 卷四

十四

引証理論 勢禁等說 亦自有理 但所援者 不過春秋 戰國人品 而不及漢 唐豈漢唐 諫臣一無 足採者乎 此蒯公所 以不免于 戰國縱橫 也議也狀 亦打頭一 術字壞了 此三節定 利誘

而楚不設圖周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昭子曰西
者名為弑君朕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
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麋蒙虎皮人之攻
也必萬倍今子欲誅殘天下也共王居魯連以烹醢懼垣
行而魏不果帝秦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為帝魯仲
連往見衍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
垣衍快朕不悅連曰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也禮以號
令天下又使女子嬖母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寡朕而已
乎行再拜曰乃今知先生天下
下士也吾不設復言帝秦矣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
侯啟張卿而劉澤封營陵侯劉澤高祖從昆弟也呂后時
封劉澤張卿入言止朱建以富貴餽閼孺而辟陽赦辟陽
侯侯乃遂大澤為瑯琊王

此三節是 激怒

呂太后惠帝欲誅之辟陽侯因朱建求見惠帝也卒臣
閼籍孺說止曰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
殺之今日誅侯且日太后亦誅君何肉袒為辟
陽侯言于帝出辟陽侯孺從其計果出辟陽侯鄒陽愛李
悅長君而梁王釋梁王以殺袁盎故謀反事敗恐誅乃往
美人兄王長君曰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
后拂愠切齒側目于貴臣長君危矣長君乃入言于帝怒
解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筮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蘇
說韓曰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以大王之賢挾強
韓也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也王按劍太息曰寡
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范雎以燕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范雎見
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宦者曰王至雎曰秦安得王獨
有大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王聞之遂延迎謝雎屏左
右王跪而請問曰先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
生何以幸教寡人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
酈生謂沛公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長揖不拜此
曰足下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也

此三節是隱諷

激而怒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使涇陽君為質以求見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楚人以弓繳感襄王。楚人有好以弱弓繳加歸鴈也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也對曰此何足為大王道也管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弋也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蒯通以娶婦悟齊相。齊悼惠王時曹東郭先生梁石君二人隱居不仕蒯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成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以求仕也願使人禮之相國皆以為此隱而諷也。五者相傾險設也論也雖狀施此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也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也主

時張一本作又加

轉得便無痕

術字步步回顧把逢干儀秦作箇收掉何等雄健是萬人敵也

以功形過妙妙

雖驕必懼利而誘也。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也。主雖懦必大隱而諷也。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大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管也。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也。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唐荆川評老泉諫論可稱千古絕調道有道術仁有仁術術字善看亦無病觀過知仁論。蘇東坡。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其仁可知。

讀蘇東坡集卷四

茅云把難知去論自是觀過知仁正印

上說知人難此說知人有道

此段全學莊子九徵句法

注餐字左傳有從徑二字

收住承接斷而又續申上與仁同功

也蓋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

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作無人則輟

也夫苟有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為伯夷可也狀古有

名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

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棄之以粹以觀其量

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壘

餐得趙衰晉侯問原守勃鞞對以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

孟敵孟敵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泰問之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是豈一

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

緼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子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

趨避二字是一篇本旨

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

言曰放麇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孟孫獵得麇使春巴持歸麇母隨之而

號西巴弗忍而縱之孟孫歸求麇安在對曰其母隨而號

臣誠弗忍而縱之孟孫怒逐之居一年取以為子傳左右

曰西巴有罪今以子傳何也孟孫曰夫麇而不忍又何況于人乎可以託國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

鄒東廓評 此篇明學莊子全不蹈襲一字當與九徵並看較是勁拔文字

唐荆川評 其味黯然而長其光煥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嫵媚之態

孔子從先進論 學士院試 蘇東坡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

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 論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

茅云始進兩字一篇主意卻把破意

論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

剖判得好
三欲字發
明破題字
眼是論承

以伊尹論

李廷機云
伊管下手
便欲王欲
伯所以見
商鞅之三
變其說為
欺君
呂云鋪張
事情處儘
見力量

以管仲論

以商鞅論

前一段文
勢相貫此
段又變文
法每段俱
用一句
灼出商鞅
肺肝今他
心慄

呂云此句
尤絕
茅云此論
雖與朱注
不合朕把
從先進意
說得圓圓
活活亦是

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
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
不可逆知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
也以上論承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
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
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
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丹鉛要錄尹
謂負鼎鼎也才于湯也說者遂指以滋味說湯乃是借聖以自文耳
管仲見桓公於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
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

之人其自知名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
孝公事良久孝公睡弗聽鞅曰吾說以帝道不悟矣後
復見公未中肯而罷鞅曰吾說以王道而未能也後又見
公公與語不自知其膝之前于席也甚矣鞅之懷詐術以
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
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銜之君既不
能是矣則舉國惟吾之所欲為不朕豈其負帝王之畧而
再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
也聖人則不朕到此方說出孔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
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洽如赤子之在水
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朕未嘗以難合之故而

各一意見
各一機軸
文法可取
為則
此意幹施
得好
儘說得圓
活
兩意字相
照見得先
進後進也
所以真處
狀士君子
始進不正
只打頭一
急字壞了
引用成語
兜得此題
尤緊且用
故字而字

少敗焉者知其始於少敗而其漸必至凌遲而大壞也故
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
先進孔子也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
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
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也急於有
功者則不狀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
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狀狀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
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
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亦重始進本旨君子也得其
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不能不設進也我

逸下無些
痕跡
茅云將收
煞處有許
尋曲折許
多光焰前
輩論文嘗
謂看人文
章全在散
場時有不
窮之趣方
是作手此
坡公所以
為詞壇第
一
見進不以
正而不能
行道者為
可嘆

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設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
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論腹止此故君子也
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
舜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于人君亦狀將用是人
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
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世也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
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
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誦其君是人也自以為
君子而孟子也所謂賊其君者也

鄒東廓評

此論有論破論承論腹論尾絕似科試程
論學者只熟讀此篇取青紫如拾芥耳

羅景綸評

莊子此文以無為有戰國策此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此論橫說堅說唯意所至俊辨痛快無復滯碍斯為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續楚語論

屈到楚卿屈蕩子子夕也屈建屈到子子木也

蘇東坡

續楚語一本在讀楚語

孝子之道非徒不違親命在不違于理耳屈建不以口腹成親也陋度知無違之理者

且禮有齋之日息其所樂息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如事生况於將死下寧也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

結聖賢平日講究得明操守得定故能如此

威公即桓公也

畧說綱領而後解此王荆石云好議論四句斷破妙手妙手三引事証俱切臨沒此段總斷上

正是大不忍處句語頓挫茅云女思

聖人嚴也於路寢不於嬪人之手至於結冠纓也難也啓手足也言曾子有不設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辨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賢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王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狀皆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此段言子木有不忍成父也非今赫赫楚國若敷氏世祖也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

續楚語論

卷四

粹語勘破
子木心事
即子木亦
當斂樞
茅云文是
一種奇息
此數句正
是其不違
而道
此段以莫
大之陋破
息其所樂
意又別曾
元宣子二
事以美子
木
破子厚止
說如兩造
相質
前三引孟

見左傳襄
公十九年

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狀禮
止所謂息其所樂息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息之道也曾指
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
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狀也豈待父母之命邪今薦
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
止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
曰君子止愛人也以德細人止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
止言為狀是曾元為孝子童子顧禮止未易簣於病革止
中為不仁止甚也中行偃臥荀視不可含不可受含范
宣子盟而撫止曰盥手而事吳設不如事王大夫稱玉言
我事荀吳設

樂懷子也
言足以成
中行偃也
心矣

左傳襄公
二十二年

傳子等重
自處得其
正此兩引
曾元等重
處君父止
成得其正
正詞鋒競
長止際常
得柳子心
腹
未引疾石
以美子木
抑柳子精
神百倍

不如事荀偃猶視不合于心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
於齊者有如此河時伐齊未成功故樂懷乃瞑嗚呼范宣
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也美其
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笑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
止美者其毒滋焉左傳臧孫曰季孫止愛我疾疾也孟孫
生我疾也美其毒滋焉由是觀之柳子止愛屈到是疾也
孟孫外吾亡庶日矣

鄒東廓評 字字句句全用左氏文法而意思層疊不惟說
出子木心事而人子追息其親之禮度幾盡也矣
姜鳳阿評 屈建去芟柳子非止見非國語書第六十二條
柳子自言此書以明大中止道而後世有詬予

者無憾焉是固不恤坡公止議也而坡公論止
極精當如是觀送文暢序則韓極詆柳觀論史

書則極誅韓今觀續楚語則棘入極誅極
此正文人詞鋒麗長之際學者尤宜潛玩

○○酷吏傳序

司馬遷

董份曰前
以孔子老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

氏發端故
以聽訟二

以禮有恥且格林西仲曰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語復明其
說此太史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林曰四句出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林

公照應處
文字也易

二句出五十七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林曰總斷法令者

見者

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林曰二句是管天下之網

正說

嘗密矣指秦法狀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林

上下指官
民相遁謂

巧避責成不振謂姦偽不可救止也當是止時吏治若救

火揚沸則
相遁矣非

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林

酷吏所以救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林曰溺猶俗故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林曰猶人句引證勝下士聞道

大笑也林曰出老子四十一章引證非虛言也林曰又總

應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離而為樸林曰除去秦苛崇網漏

于吞舟之魚林曰言其極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林曰官

避責黎民乂安林曰民不必巧避法律由是觀之在彼不

在此林曰此字指酷吏

湯賓尹評太史公語不君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

相遁即借法為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

時非酷吏球止安能愉少頃止快語勢不得不

師古曰破
觚二句謂
去嚴刑而
從簡易抑
巧偽而務
敦厚也

朱右字伯賢明國初人

論志

朱伯賢

一篇綱領

數句應首

意

援引數節

甚好且詞

法勁健

此下又說

二段志意

此皆志也
得者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大氣
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柄也
故君子莫先於立志志一則心不二志定則氣以從志堅
則事乃齊志其可不尚乎伊尹志在致君卒肇商祀張良
志在報韓卒成漢業鄧禹志垂竹帛卒興南陽狄仁傑志
復唐室卒摧僭周也數子者志大於事為之先志遂乎功
成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蓋天之功以信天下後世乎予
聞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執廣
在視夫所志何如耳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

此皆志也
失者

句法頓挫

結意有歸
來

佚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縝一定
物莫能動導莫得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賁
育之勇弗奪也甚矣志之係於人也夫矣故古君子之觀
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斷可識矣

鄒東廓評

此篇文簡而意盡可
以風人也况作者

張洪陽評

簡短之文一難于盡意二難于精采三復難于
警健此作詞意周盡而光采煥發有頓挫有起
伏有波瀾而警策勁拔處尤
有紆餘曲折之態真作手也

文章軌範續集卷之四終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續編卷之五

自字集

明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漪園先生 魚竑 評閱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訓註

日本 羅州先生 源暉辰 校訂

小心文

過秦論上

賈誼

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五年召為博士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秦并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仲曰周室近秦秦恃其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

崤山秦塞函谷關名陳良曰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也

茅云此漢文不可及者

欲盡取也

好句法

經文章車軍

卷五

精讀園台讀

有頓挫有波瀾

以上敘秦人并吞之始

兼一作取

笑一作饒

集成信陵下有此四字君者四字

集成作惠文武昭指惠文王武昭襄王也○又遺冊作遺策以下序六國攻秦好句法

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此句長此句短與上句為偶文法如此則觀不起從左傳周鄭交質篇當是時商君佐之內湖溪沼止四句格法化來不厭癡重

大法度林曰變法務耕織富國脩守戰之備此句長○外連衡而鬪諸侯法○林曰使諸侯事秦而自相攻鬪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林曰商君伐魏破之魏獻河西之地發憤脩政故存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首言季公

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在我為要在敵為害○林曰三

方諸侯皆受秦害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林曰所以為一弱秦也謀者當

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皆明智而

索隱最詞喻切

六國之士以下三段是一套事為之謀通其意制其兵詞意相應

關東連兵日從關西連兵日衡

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林曰有弱秦也賢相并韓魏

熒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林曰有弱秦也兵士於是六國之士有甯

越人徐尚蘇秦杜赫周人之屬為之謀林曰有弱秦也計齊明人

周最陳軫召滑樓緩魏相翟景蘇厲秦弟樂毅之徒通其意

林曰申弱秦也約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音聊呂氏春秋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

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田忌廉頗趙奢之羽制其兵林曰練弱嘗以

什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

師遂巡遁逃而不設進秦無以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

已困矣林曰按周慎觀王三年楚趙魏韓魏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言九國者

甚秦之強也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秦林曰初點連

困力屈之意

讀史通鑑卷之九

商通櫟大
唐也

秦王一本
作始皇

楨樹音甯
字一本作
敲卦方廷
珪云短曰
敲長曰卦
季命下吏
言任性命
於獄官

一本作銷
鋒鑄鑿或
作銷鋒鑿
鑄鑿音的
打頭鐵

莊子原憲
居環堵室
桑為樞而
甕為牖

三敘約從離衡四敘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
 從散約解段落并狀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
 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
 弱國入朝林曰已上言惠王武王也強諸侯為懼秦謀欲
 秦甚而至於服秦朝秦形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容秦也強處步步曲盡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國家無事林曰補敘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
 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林曰兼并六國但二周履至尊
 而制六合執棰樹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林曰楨荆屬樹
 兵力而皆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
 畏其威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
 繫頸委命下吏林曰在六國之外極乃使蒙恬北築長城
 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設南下而牧馬林曰

基業中開
句法長短
不齊波瀾
騰湧令人
應接不遑

國之外極北也士不設彎弓而報怨林曰在六國之中有
 威如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林曰使其
 秦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鏑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林曰使其永不能抗秦愚弱朕
 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華臨不測之谿河以
 為固林曰有可守也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
 利兵而誰何林曰有可守也將士可守也兵罷何以加此
 千古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也固金城千里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林曰再觀
 弓不滿不發此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也隸之人而遷徙之
 古人祕法也

中人一作中庸
屈起一本
作俛起
羅音皮

適讀同
糧音慶
鈹以再切
鈹所介切

集云云按
鈹糧棘矜
註家紛紛
但此二句
只是言其
兵器不足
特鈹糧者
用農器以
為兵器矜
矜屬棘矜
削棘為矜
與上斬木
揭竿同一
類鈹利也
者鈹有鐔

秦前入下
字下句不
苟如此

東坡云縱
百萬虎狼
于山林而
飢餓也其
勢必噬人
君人者尚
處置此輩
哉秦與隋
可監也
轉得便無
痕
議論高峻
王鳳洲曰
此段長短

相國文勢
起伏七個
也字相次
而下可觀
古人文法

徒至微 才能不及中人 愚至庸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

頓之富 人無財聚眾 躡足行伍之間 驅足馳 而屈起阡陌

之中 林曰無資 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 林曰

銳眾勇也兵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無利器軍容也 天下雲集

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起而攻秦族矣 呂云以

秦之易以下反覆詰難正申上意 林曰以秦雖不止陳

涉一人實涉為之倡故獨表陳涉已上言秦之出於秦

所不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 林

應篇首崤函雍州二句 陳涉之佐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

宋衛中山之君也 諸侯 鉏耰棘矜非鈹於鈞戟長鈹也適

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 林曰矜矜也鈹利也鈹長

淡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 林曰應上狀

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林曰把陳涉與六國較量一番

輕頓二句作不了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

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林曰又再提起六國皆曰

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狀

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 林曰又轉入秦以一隅之地偏

似乎守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歿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林曰不易攻者卻能攻之極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易守者反不能守當必有故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林曰天下當逆取而順守秦以力攻亦以力守而不施

仁義不知攻守之勢不同所以取亡也 全篇結穴在此

真西山評 諡也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狀

溫公晉古錄秦論謂不能守也雖得也必失也秦也謂矣又引賈生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與也

是上有天子也數句合下二世去天下引領及饑寒

此喻守意

一正一反論取守

或云此段雖為始皇計亦且作計也基

先殺近古

無王見秦

一可以守

厥定功處

朕後責秦

皆是無中

生有必中

求活的議

一篇命脈在此

此下起議論

此為始皇計自是正理

自是緊要議論

為二世畫策句句有

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論也學所以為禱于申韓也

朱晦菴評

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為有病朕彼其去論非為攻取者謀以為可以如是取也而無害也乃為既得之後而謀以為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宜則彼前日取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過秦論下

賈生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靡朕卿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之微五霸既沒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

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也守也者與也孤獨而有也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秦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嗇嗇新王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

理蓋能縉素而正先帝也過度幾可以少回民心朕余謂二世果有庸主也行必不藉斯高以行其謀越十七凡而自太也諠以是為二世計過矣

上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也患縉素而正先帝也過度幾可以少回民心朕余謂二世果有庸主也行必不藉斯高以行其謀越十七凡而自太也諠以是為二世計過矣
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也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也急約
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
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
內皆謹狀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獪也民無離
上之心則不軌也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也姦止矣二世
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
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

二世也
尺此四句
說盡

意外生意
較前篇又
是一種議
論

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
罪者眾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也自君卿以下至於眾
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
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
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
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
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也
謂也

鄒東廓評

此篇詞氣不逮前篇而意之感慨尤切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翰註散取也。喻彼使倭朕知我情事。周未時穆王令祭公諫甫為威猛也。辭以責狄人。此檄也。

一本在首。有檄曰二。兩釋極得。諭檄體。

集威云交。臂猶比肩也。義言。身也。

變音。非。變音。非。

林西仲曰。按漢書武帝使唐蒙略通夜郎。焚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巴蜀民。以非上意。此檄也。本旨也。細玩檄文。其中責百姓逃。公賊殺。止。臯居。且以邊郡之士。聞警樂戰為詞。則非上意也。說不問而知。其為支飾矣。但其行文。平敘處。作倒。入勢。總上處。作生下。勢對處。作逆勢。斷處。作續勢。初閱之。似平實無奇。再三讀之。方見其轉換卸接處。筆力止高。人不能及。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止。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

大夫。林西仲曰。言前此受陛下。即仗存撫天下。集安中國。

林曰。安內是討外。狀後與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

臂受事。屈膝請和。林曰。北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林曰。西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林曰。東路已討。

不厭猶言。不測也。變。東涯云。按發軍與制。漢書注亦如此。當為繆解軍興。此二字是。熟語。當解。做發軍興。止制。

揚慎曰。不順者已誅。北征匈奴。移師東指。止。類是也。為善未賞。南夷西夷。效貢戍。半歸義者。是也。此兩句。關繳兩段。樓云。皆非。陸下。止。意。結前。生後。語。

○先舉三路。受討。人止。知。俗客形。主為。下文。誅。不。順。賞。善。二句。張本。不知。討。三路。皆。邊。郡。也。士。效。死。而。事。戰。鬪。伏。下。盡。人。臣。止。道。與。巴。蜀。對。看。練。局。最。周。匝。南。夷。止。君。西。焚。止。長。常。效。貢。職。不。敢。

愆。怠。延。頸。舉。踵。喁。喁。狀。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

山川阻澗。不能自致。林曰。夜郎。焚。中。皆。西。南。夷。獨。此。夫。不。

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唐蒙也。○

林曰。上。二。句。總。上。文。下。發。巴。蜀。止。士。各。五。百。人。林曰。共。一。千。人。以。

奉幣。林曰。一。衛。使。者。不。狀。林曰。一。靡。有。兵。革。止。事。戰。鬪。止。

患。林曰。賞。為。善。原。與。誅。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

患。長。老。○。林曰。以。發。軍。止。法。為。興。眾。止。制。此。三。句。歸。過。於。

唐蒙。子。弟。長。老。伏。郡。又。擅。為。轉。粟。運。輸。此。一。句。歸。過。於。皆。非。陛。

下也意也又脫出武帝。林曰：結過再。生下文，聯絡不斷，勢如貫珠。當行者或逃自

賊殺亦非人臣也節也以下俱責巴。蜀不肖愚民。夫邊郡士聞烽舉

燧燔烽烟火有寇則舉燧積薪。有寇則燔烽。主晝燧。主夜。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

汗相屬惟恐居後林曰：就出。兵時言。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

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林曰：就交。戰時言。彼豈樂死惡生非

編列也民而與巴蜀與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也難而樂

盡人臣之道也林曰：就入人臣之道。句把篇首三路出兵邊。郡之士樂於効命處痛說一番。稱其盡人

臣之道呼應最靈。故有剖符也封圻圭而爵折中分也。白藏。天子書在諸侯。佐為

通侯居別東第列漢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終則遣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林曰：盡人臣之道。者其獲功名如此。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

王維楨曰：此上先以

邊士盡入

臣也節者

形也。以發

其愧心。至

今奉幣以

下方以正

義責也。

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林曰：四句。分頂上文。是以賢人君子肝

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艸而不殫也林曰：不殫。所以為。忠敬功名之地。自邊

郡也。上句至此。言人臣也。節雖有兵革之事。今奉幣使至

南夷。即自賊殺或逃以抵誅身死無名林曰：相害而與。抵法而與二者皆

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也度量相越豈不遠

哉林曰：罪當行者。上文既把非人臣也。節提破。此處。狀。止將死而無名。一邊與賢人君子相較。最有分寸。

此非獨行者也罪也父兄也教不先子弟也率不謹寡廉

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林曰：并罪當行。者也。父兄。寡

廉鮮恥二句。與上文忠敬對看。被刑戮與上文功名對看。責父兄是進一層說。自當如此。全殺最有分寸。陛下

患使者有司也若彼林曰：發軍興。制轉粟運輸。悼不肖愚民也如此林

有關鎖鑰 結得緊

方廷珪云漢書縣有魯夷曰道

故遺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少事林曰奉幣衛因數
賊殺以不忠成少罪當抵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少過日林
教不先○五句總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欲已親
上文為全篇結束見近縣近縣者已親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
見而口諭矣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與上皆非陛下意相應○林
數語

樓迂齋評此篇文全是為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主心術
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全狀道使
者有司不是也要殺百姓當一半
不是最善為辭湊得告諭之體

報任少卿書 依文選定本 太史公

按漢書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盛言李陵才器不可
誅也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

為中書令備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
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也

茅曰太史遷此文乃天地間有
數者不可尋得似此長篇大牘不覺重瑣
讀之令人自忘倦學者
熟此長于議論必矣
方廷珪云推進事
原欲益人因已殘
反至損人聲名
引喻甚切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太史公遷父談官走猶僕也再
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
務林西仲曰述書中此詞○推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
賢進士四字是一篇之綱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而如也望怨也
推書中此意僕非設如此也日林
輕辨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
誰與語林曰念被刑而居惡名也後不足諺曰誰為為也
以有為無聊也况無處可告人耳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於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
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林曰引古言有知己者朕後不虛所自勉若僕大質已

殘謂被刑穢即下掃除也隸屬其心中
伯牙鍾子期事見呂氏春秋

蕙莫困切 煩也

符信也 端緒也 表見也 恥辱則有 所以自太

曰決 實至則名 歸故曰極

增音慘

詒同始

方廷珪云 自抑處正 是憤極處

按修身者 至君子止 林矣言士 所以自太

以起下意

盧森治曰 此書以一 辱字為眼 目韓愈法 必送孟東 野以一鳴 字作眼目

袁絲即袁 盎字

虧缺矣雖才懷階和行若由夷階夷珠和氏終不可以為

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林曰點汚也言世無知者雖欲

耳已上答所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

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林曰閒空隙也言今少卿

抱不測之罪為戾太子涉旬月迫季冬將就僕又薄從上

雍薄迫也言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

曉左右則長逝者冤鬼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書未答若

所以不設不答關狀久不報奉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

止符也處憂施者仁止端也及取予者義止表也人已

辱者勇止決也處大名者行止極也垂士有此五者朕後

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止林矣林曰提出全人止行以

數止意細玩五者不但恥辱大名二語為下文忍成著

廉取予義等語亦與修身憂林曰貧不

施取予二語相應極有精神故禍莫憊於欲利能贖罪最

慘悲莫痛於傷心林曰以忠行莫醜於辱先林曰不能為

詒莫大於官刑林曰官為肉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管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

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商鞅因景

乘游過市孔子恥之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商鞅因景

監見趙良寒心趙良說商君曰君止見秦王也因同子參

乘袁絲變色趙談與遷父同名故諱曰同子武帝朝東宮

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止人陛下獨自古而恥止

奈何與力鋸刑餘人同載於是上失下趙談自古而恥止

林曰所以夫中材也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况於

為非一世慷慨之士乎猶短氣如今朝廷雖止人奈何令刀鋸也

餘薦天下也豪俊哉林曰言刑餘人不足與士君子也

也薦朝廷也人句把舉朝公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

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也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

材力也譽自結明主次也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

巖穴之士林曰匡君德舉外也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

斬將搴旗之功林曰從戎太下也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

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林曰循資歷四者無一遂苟合

取容無所短長也效可見於此矣林曰平日原無嚮者僕

按僕賴先人至何言哉言已不能自致功名申言不足持士意文字駢麗愈讀而愈可喜王鳳洲曰偉辭處傾倒詞揚精華處焜耀範圍文家

寒音楚

孰此亦檢柄也助

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

息慮林曰雖當可言也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關昔也

中林曰與奄乃欲仰首伸眉論別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

世之士耶林曰輕朝廷顯得朝廷人羞當世嗟乎嗟乎

如僕尚何言哉林曰言本以無能也人且當虧形也後不

進士也語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以下敘受形本末僕少負

不羈之才林曰不長無鄉曲也譽林曰不王上幸以先人

也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林曰僕以為戴盆何

以望天林曰恐有所蔽如賓客室家故絕賓客也知公室

家止業日夜息竭其不肖也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

對其父言故曰不肖

才作行

周衛宿衛

集云言

人戴盆則不得望天

戴盆事不可兼施

關昔音塚緝獲賤也方廷珪云關門內昔實州也指在禁中

王庭單于所居處

此一轉詳李陵事何維騏曰遷所論無

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朕者林曰自敘盡心事職其意以嚮廁下大夫之列彼時

非不欲引綱維盡思慮無奈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侍中

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歡林

則救陵非為朕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

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以平日志夫

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

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

痛也林曰一事之失可恕乃為文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

千溪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

沫汗流貌漢書注應劭曰流沫如楮也李奇曰沫如醜面也醜師古曰沫者言被面如額也字

未音呼內反沫者言汗流沫出也字本末也音亦如也

歎歎忠實也貌

可取者犬都文過飾非曲為李陵地狀其文跌蕩奇偉以如此之材而因言事置也腐刑誠可痛哉

林希元曰自後數日至悲夫言已所以救陵之意受禍之由愈息不曰司馬遷自謂以素行卜李陵故

上師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朕扶

傷不給氈裘止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

止人一國共攻而圍止戰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

卒成傷如積狀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

込更張空拳漢書拳作拳弩弓也冒白刃北嚮爭成敵者林曰又就陵以孤軍

深入難為力處敘出以少擊眾止功不宜埋沒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

皆奉觴上壽林曰倚陵為重也全軀保妻子止臣伎倆不過如此後數日陵敗書聞

主上為止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林曰

陵為恐也全軀保妻子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其主上慘

此臣見解又不過如此

愴怛悼誠欲效其欵欵止愚林曰原為主上起見以為李

應上以求親媚句

其素所蓄積句素與大夫絕甘分少句兩素字相關

章大吉曰此遷一生心事史記中往往俗發也觀貨賂三

睚眦音崖
刺
理治獄官也

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止放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林曰絕甘分少舊注自絕旨甘而與眾人分止共同其少多也得其當而報漢欲於匈奴大功以歸以當其破敗止罪所摧敗謂破匈奴兵也此九句乃救陵止詞書中不便插入看他此處用僕懷欲以為二字提明下文止用此指一字何等省力僕懷欲陳止而未有路適會名問即以此指推言陵止功欲以廣主上止意塞睚眦止辭林曰睚眦舉目相忤貌辭指媒孽者止言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林曰貳師將軍李廣李以女弟李夫人有寵上侯止欲其有功遣征匈奴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遇而貳師功少聞遷言以遷不欲貳師成功故以沮軍止罪罪拳拳止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止不但責其救陵也

一本無視字

句則知太史公所以作貨殖游俠二傳蓋有為云

一本先下有人字

凌約言曰連用事字相喚應自此至難與俗人言也總殺己所引以不自引決之意茅瓚曰歷指不辱受

上卒從吏議定宮刑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林曰回思前此止室家止業何益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林曰回思前此絕賓客止知何益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溪幽圜止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狀乎林曰推言陵止功何嘗非見所親李陵既生降頽其家聲而僕又佞止蠶室佞次也蠶室室割刑處使避風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林曰又總數句言李陵止降與己止禍皆有隱衷不能見諒於俗應上本未未易明句已止因少卿推賢進士止教自敘推賢進士止得禍所謂僕止先非有剖符丹書止功舒憤懣以曉左右者此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止所輕也太史掌天文律曆卜筮祠祝止事假令僕伏法受誅殺若九牛

辱者以形已也極辱素所樹大使狀指僕也先以下

董曰太史公作史記雖得字足跡殆遍也

後狀其高才天授自不可及只如人固有

誣體被縲較也

木杻械也索繩也

楚荆也

剔他狄切

謂髮刑

金鐵謂鐵嬰繞也謂

人真有千

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成節者次比特

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於何也素所樹大使狀

也林曰以所處也休卑人固有一成或重於泰山或輕

於鴻毛用此所趣與也林曰承上起下牛太上不辱先其

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道理其次不辱辭令林曰此不

篇首行莫醜其次誣體受辱林曰長其次易服受辱著緒

其次關木索被篋楚受辱林曰械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

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林曰

莫大於宮刑句來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

勵也林曰士可殺而不可辱有罪則自猛虎在淡山百獸

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其所制

約故至此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

對定計於鮮也先引決不受辱為鮮今交手足受木索梟

肌膚受榜篋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

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

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

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

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

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及手足也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

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

里比肩也

李廷機曰太史公作周勃傳凡兩殺獄吏

處多悲酸即此意且載勃之言曰吾嘗將百萬軍狀安知獄吏

此見獄吏則頭搶地則千古猶令人傷悼

強顏猶厚

魏其室與也

請室請罪也

居室濟注為田蚡所居之室

居之室

居之室

不能引決自裁杜塵埃也。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林曰

古人處尊位亦有受辱不自引決者何况凡人。王侯將相與上文史星曆下位對看。由此言也。

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林曰以士必定計於鮮與古人受辱不自引決。

合而三也。則勇怯強弱原無定質。由形勢驅逼而成。夫一聽於人。止自處耳。古有是言。引而斷其不虛也。

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

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林曰承上

言人不能慎法度於平日。及陷於罪狀。後以引決不受辱為節。何等差繆。即傳所謂刑不上大夫者。亦以士節當勉勵於平日。不致犯刑。非謂犯刑後當先引決也。

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厭迺有所不得已也。林曰狀定計於鮮所以必死者其情本非樂成。因有所激不得不死耳。

失父母無兄弟。止親獨身孤。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林曰應上念父母顧妻子句。

且勇者不必成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林曰義理所在有當成不當成。無論勇怯。舊注大謬。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林曰應上激於義理句。

且夫臧獲婢妾。由猶能引決。況僕也。不得已乎。林曰以忠為誣。若論義理所激。不得不死。

應上有所不得已句。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林曰已上言受辱被

刑而不死。不為父母妻子。實為著書垂後。起見。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

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臠腳。兵

也。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臠腳。兵也。

余有丁曰。至此始說出本意。言不辭糞土。中者恨于私心有。所不盡鄙陋謂修史也。

按林西仲此篇注中。稱舊注者。蓋文選舊注。

蓋本早下有自字。

方廷珪云
不韋韓非
著書俱在
前遷蜀囚
秦在後此
只從乎其
類者耳

敘得錯綜
有體有識
以上雜錄
最奇獨舉
左邱孫子
者以其無
目斷足為
無用之人
與腐刑同
也

軒轅黃帝
松漢武

盧舜治云
此書當與
自敘參看
方知太史
公作史本
意
凌稚隆曰
史遷深以
刑餘為辱
故通篇不

按且負下
至末終言
已不足薦
士
負下漢書
倫負下
集成云負
累也下也

脫一辱字
此結言著
書償前辱
聊以自解
云

李廷機曰
此書太史

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

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

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林曰指拘厄乃如左邱無目孫

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息垂空文以自

見林曰指失明臍脚二人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

止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

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

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艸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

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

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朕此

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林曰已上言史記成可下且負下

未易居下流多誦議林曰負下舊註負忠義之節而為臣

可處也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汗辱先

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

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

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霜衣也身為閨閣之臣寧得自

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哉林

此承上文難為俗人言句來言雖有著書垂後之榮但

流俗狂惑之見其辱猶存既不能遠引藏身不得不依違

其中實無可如何之勢也已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

漢書卷五

刺盧達切音釋尾也字从束川字勿混

公本意總是卻少御推賢進士也教故四字為一篇綱領始終亦自相應

續文音車軍 卷五

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林曰仍顧推賢進士本領今雖欲自離球曼辭

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故曰狀後是非

乃定林曰成日無流俗人與處自有定論此番之成則重於泰山矣書不能悉意畧陳固

陋謹再拜

林西仲評 李陵素有相風其敗降也實因孤軍無救觀置酒別獲武之時有度幾曹柯之說則其心尚未

忘漢也史遷所謂欲得其當以報於漢等語洵非無因奈武帝當日以李夫人之寵欲貳師大

功匈奴以貴之使陵為助陵敗而帝食不甘味聽朝不怡者無非恐單于專嚮貳師致其失利

耳史遷盛推陵功或為上起見或為陵起見姑置勿論總與貳師無涉也乃指為誣罔坐其沮

軍置之腐刑目是千古冤獄是書反覆數千百言其敘受刑處只點出僕沮貳師四字是非自

見所謂舒憤懣以曉左右者此也結穴在受辱不成著書自見上通篇淋漓悲壯如法如訴自

始至終似一氣呵成蓋緣胸中積憤不能自遏故借少卿推賢進士之語做箇題目耳讀者逐段細繹如見其慷慨激烈鬚眉欲動班椽譏其不能以智自全猶是流俗之見也夫

○○聞樂對

中山靖王

林西仲曰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鎡建元三年中山王勝與代王登長沙王發

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法問也以此為對先把聞樂而法之情提明隨言所法之事在羣

臣讒言孔多變亂黑白雖朝廷明於日月無奈其有以蔽止必不能察每見諸藩削奪不無狐兔之悲因

念及己隔遠孤友將來禍至無以自明且無有人代明之者所以心結日久也若論國家親疎輕重之等

宗室骨肉原非羣臣設望在羣臣亦當知所顧忌今乃如此道恩絕之後即至親莫如子亦有如伯奇之

孝不免出公至重莫如叔父亦有比干之忠不免剖心者他可知矣篇中大意如此而段段引喻哀慄動人

臣聞悲者不可為察歎息者不可為歎息林西仲曰聞聲則助哀故高

家古累字重也

真德秀白此六朝文

續文音車軍 卷五

於音鳥

曷古蚊字

捷女教切
曲也

龜音旨
見音現

結三子車車 卷五

止濫觴也
首二句言

悲也
蔡清曰愁

腸盈襟悲
息滿紙讀

止一字一
淚

凌約言曰
此等文字

不直敘其
情而特微

緩其詞如
詩比興之

漸離擊筑易水止上荆軻爲止低而不食林曰以聲變雍

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止於邑林曰以其言成後悲涼而出涕今臣心結

日久每聞幼軀止聲不知涕泣止橫集也林曰本有悲憂因聲感觸而發

已上言所以夫眾煦漂山林曰吹煦也聚民成雷朋黨

執虎林曰猛十夫撓推林曰勁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

厄於陳蔡此乃烝度止成風增積止生害也林曰古聖人亦皆爲眾諷

所害加臣身遠與寡莫爲止先林曰離京遠而黨眾口鑠金

積毀銷骨林曰美金因諂而叢輕折軸羽翮飛肉林曰輕

載而車傷禽鳥燒骨肉因讒而絕紛驚逢羅潛狀出涕林曰紛狀驚聞諸侯

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蟲宵見林曰喻

狀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播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

蔽止也林曰喻今臣雍闕不得聞林曰勢阻讒言止後逢

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林曰又無臣竊自悲也林曰所

日久已生言讒言能蔽明宗室多被罪臣聞社讎不濯

恐孤遠止身禍及無以自白不得不悲臣聞社讎不濯

及社屋鼠不熏恐焚何則所託者狀也臣雖薄也得蒙肺

附林曰薄猶疎也肺作柿削下木片附佐雖卑也得爲東

藩屬又稱兄林曰於戚屬爲帝兄今羣臣非有葭草

止親鴻毛止重葭蘆也草其筍中羣居黨議朋友相爲林曰

助也眾口積毀絕無社讎屋鼠止顧忌使夫宗室擯卻林曰非理而施曰橫

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林曰非理而施曰橫

掃音鋪布

散也
覆去聲
雍闕音壅

也
李廷機曰
引喻明切

使听者自
爾心竦髮

肺附原本
作肺肺

續文華苑 卷五

結意尤高。不煩詞說。文之有收。拾處。焦漪園云。此與鄒陽獄中書同一體。

聖王一本。大議論大識見。

漢書賈誼志孝惠高后之閒衣食滋植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

氣勢滾滾

且重此中即有大孝至忠者亦不免禍無復論其罪必有無矣。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惟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林曰并詩以自明憂禍之極已上言羣臣至輕至疎不當議及宗室使人自危。○按其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息焉其後齊相王父偃謀令諸侯以利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輯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論資粟

鼂 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林西仲曰含下因地利而用民力之意。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以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林曰捐棄去瘠羸病。○已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

皆皆本。繇末賈誼說上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是錯復說上云云於此段言當務農先陳不農之害。

文法亦自頓挫。

洞悉人情。足稱石畫。

洞悉人情。足稱石畫。

避禹湯也。避讓加以天災數年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地民有餘力。民生穀土未盡。豳山澤止利未盡出也。地所以游食也。民未盡歸農也。林曰民所為民開資財之道。民貧奸邪生。林曰民貧根畜積未及。俱在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林曰推此出民不農則不地著。林曰地著著于地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地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林曰又推出夫寒止於女不待輕煖饑止於食不待甘旨。林曰急不暇擇。饑寒至身不顧廉恥。林曰急不恤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林曰能忍。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

安能以有其民哉林曰迫於飢寒所以不能地著明主知其狀也故務民

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

也林曰務農是通篇綱領已上言民貧也害故當以農桑為本民者在土所以牧之趨

利如水走下四方必擇也林曰承上言民之離鄉輕家在

意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朕而眾貴也者以上

用也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必

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

亡逃者得輕資也林曰眾貴金玉而不粟米布帛生于地

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林曰與可以周數石之重

中人弗勝林曰與輕微易不為奸邪所利林曰與盜賊有

此段言當賤金玉亦先陳貴金玉之害
此段與上段相照上段用三四句截住此段只一句截住皆是文法變化

處何等奇健

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林曰與饑不可食二句對看眾是

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林曰已上把金玉五穀並較以

今農夫五口之家此下至不可得也卻說其服役者不下

二人林曰需其能耕者不過百畝林曰為百畝之收不過

百石林曰得春耕夏耘秋獲冬藏林曰伐薪樵治官府給

繇役林曰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

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閉無日休息林曰田事公又私自

送往迎來吊於同疾養孤長幼在其中林曰兼勤苦如此

尚復被水旱之災林曰困於天時則收獲少惡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

而暮改林曰迫於苛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也

又云有此兩轉尤可心惻即鄭夾流民圖何以遠過

復敘商人
兼并處乃
古今通患

王遵岩士
習策中卻
從此變化
去

息林曰有現穀之時則賤賣以應急於是有賣田宅鬻子

孫以償債者矣林曰伏下文商人兼并農人句而商賈大

者積貯倍息林曰與取倍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

都市乘上之急所賈必倍林曰與半價故其男不耕耘女

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農夫之苦林曰與四時有

阡陌之得林曰與耕百畝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林

與急政暴虐以利相傾千里游散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

絲曳縞林曰與賣田宅鬻子孫對看此商人所以兼并農

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二句總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

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王之所賤也商人

夫農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

大不可得也林曰已上承上文言商人富貴農夫貧賤如

意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賢粟

賢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林曰已下為務農設今

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林曰縣官天子也

者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林曰渫散也粟有

人有錢可無半價而賣之苦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

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

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林曰損貧民之賦則農夫無急政

賦順於民心所補者三曰王用足林曰以取有二曰民

通達國體

林西仲曰
為粟賤病
農欲使有
所散是矣
而以粟拜
爵贖罪究
竟為富商
止利何益
於農徒輕
名罷廢法
限善治燕
窮故貢禹
言風俗敗
壞皆起於
法者贖罪
入穀者補
吏此則其

計所不及也

續文獻通考

卷五

三

言入粟尤勝千車騎之功

此段甚有歸束把爵字粟字雙關收上又有歌

賦少林曰以貧民三日勸農功林曰以農人有今令民有

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林曰車騎馬謂馬可備車騎之

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林

錢此當日現行事例也因有益千武備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

百萬而粟弗能守也總收上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

務林曰承上文言雖有武備必藉粟以為守則入粟之功尤多於納馬令民入粟受爵至五

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林曰復卒又此其與騎馬之功相

去遠矣林曰總上文已上又把納馬事例爵者上之所

擅出於口而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

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林曰上下取予皆無盡使天下

動人主處妙妙

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林

又可為邊防計應上文廣蓄積

蘇東坡評蘇秦之談說鼂錯之敷奏不惟曲盡當時事

趙雪航評是錯貴粟之論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富國強

陳古白評直是五穀便可蒸作佳

上尚德緩刑書路溫舒

林西仲曰舒曾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吏縣中疑事皆問焉則舒乃明於刑律者嗣為廷尉史於宣帝七年上書其言獄吏之弊親切曲盡上善之遂詔置廷尉平每季宣室齋居決事評者謂此書在武宣之間可謂救時良藥若在元成之際猶以水濟水其意以為元成柔懦當用重典實不得此書大言之意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

續文獻通考

卷五

三

也夫德雖可尚刑安可廢書末何以有廢治獄之說
 但玩前段敘秦之失提出誹謗妖言字樣末復云除
 誹謗以招切言則所謂治獄之吏乃專指治誹謗之
 獄無疑矣攷秦法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高帝入關
 時約法三章已除其苛李丈二年乃復有除誹謗妖
 言之詔則前此之除猶未果也至武帝元狩六年大
 農令顏異以反唇受誅又古有腹誹之法巫蠱事起
 而誹謗又變為呪咀愈出愈奇大獄頻興僵尸數萬
 書中所云敗法亂正離親塞道等語明明指此而宣
 帝僅因其言用情讞決至於除誹謗廢治獄良規全
 狀閣起厥後蓋寬饒以韓氏易傳坐誹謗而外嚴延
 年以丞義上書坐誹謗而外揚惲以南山詩句坐誹
 謗而外皆踵此秦之失是宣帝於此書之言
 止用其半毋怪乎今日讀古者止解其半也

首把桓文
 說起有意
 見
 大意不凡
 胡鬼泉曰
 安頓這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
 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
 禍亂之化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句叫起下
 意妙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

言推心以
 及天下

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

天命乃一
 篇主意

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真舊之恩此聖賢所以

終前人以
 開聖人意
 從前許多
 議論都把
 此句過住
 且開後面
 與天合符
 及以應天
 意三意

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

昌邑王名
 賀武帝奉
 李夫人生
 京王體麟
 生賀

以昌邑尊親援而大之朕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

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凶義大有德輔天而行

朕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暎正即佐大一統而慎

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

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

敘十失處
詞法甚好

方是正意
已漢言治
獄之害

先王一本
作先生

止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林西仲曰十失如廢封建鑄金人築長城造阿房焚書坑儒治

驪山之冢求不戒之藥使太子監軍併用治獄之吏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

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林曰獄吏所以得用此故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

者謂之妖言林曰秦多以此興獄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林曰全在

忠良切言皆鬱於胸林曰根上正譽

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

天下也林曰良言絕則諛言進禍害不得聞自朕亡天下

本皆以羞文學下十句作秦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

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朕太平未洽者獄

廢治獄
篇駁專

亂也林曰入本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故者不可復生

劉古絕字

深切痛快
令賈生而
枉當大息
矣

故慎今治獄吏則不狀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漢者獲公名

平者身後患林曰與於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

自安之道在人死林曰恐失公名而貽是以成人之血

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大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

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林曰論於者身則

平結上獄亂句此段言有治獄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

息以挫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

止林曰裝飾其詞以告吏治者利其狀則指以明也林曰

視示同

夫人情一
節議論曲
盡獄吏之
弊

內音納

當去聲

外錄即鼻陶

支離不一。虛實難憑。吏則上奏。良卻則鍛鍊。而周內。日林

指引道理。以明其罪之實。卻駁退也。奏於朝時。恐有疑竇。致駁。又將其辭改易。如以

火鍛金。去粗留精。使周匝而納。止於罪也。○上句利字。此

句。良字。俱從上文。欲字。生來。蓋奏當止。成雖咎。絲聽之。猶

以為成。有餘辜。何者。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林曰。奏當

罪而上奏也。成練。成所鍛鍊之詞。上鍊字。從金。由粗鍊到

精。此練字。從系。由生練到熟。眾者。上下相毆。非出一手。以

示公也。文致。文飾。而致人。罪明白。無可疑也。是以獄吏專

○此段言獄吏欲人成。又有陷其至成之術。為深刻。林曰。深刻。二

為深刻。字。應上文。殘賊而無極。林曰。應上。大辟萬數。喻為一切。林

應上。不顧國患。林曰。應上。仁。此世之大賊也。林曰。此段承

自安。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

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林曰。此段承後一段。言囚入

國害。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

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也。

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林曰。敗常法。辭正義。雖親不能達

所為。又總承上文。臣聞烏鳶止卵。不毀而後。鳳凰集。非謫

止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

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林曰。四句。出左傳。晉大夫伯宗之言。

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公

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也。

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亾極。天下幸甚。時一段呼應。

胡息泉評。宣帝用刑深刻。銷蓋揚韓。止不得其成。可見矣。

令入酸鼻。宣帝見其書而賢之。不失為賢君也。

直是明目張膽議論

句法蒼勁

古人指左傳晉大夫伯宗之辭

比喻引起下意正是上書本意且收束前

首尾用天字照應蓋人君所畏者天惟天可以聳動

喜雨亭記

蘇東坡

亭以雨名志喜也。林西仲曰：敘名亭之故。開口直敘，似八股破題。古者有喜則

以名物，示不忘也。林曰：不忘是通篇本旨。承上文是八股承題。周公得禾以名

其書。作嘉。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改元。元鼎。叔孫勝敵以名其子。

林曰：按左傳，叔孫得臣敗于鹹，獲三人，一名僑，如一人，非是。其喜

也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林曰：三引古人作証，見得以喜名物，不是自己初出。似

八段。予至扶風，止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

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林曰：敘作亭之始，原與雨無交涉，以伏下文亭成遇

雨之脈。似。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日

若不抽此三句，下面不雨乃雨。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

僖公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不雨注云書不雨者閏雨也與民同其喜雨也與民同其樂也

楊升庵云慶歌并三易字法

憂。林曰：用憂字擊。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

足。林曰：又頓一句。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林曰：寫出官吏相

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

病者以愈。林曰：寫出真樣喜來。而吾亭適成。只一句幹上，作亭擬得

渾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日

再旱，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日再旱，曰：十日

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

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其可得邪？林曰：說

與雨何。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

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邪？林

應上示不忘句一篇大意至此俱已
寫盡無可作結自朕要撰出歌來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

也日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禱使天而雨玉饑者不

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林日如稱隨太

守不有歸也天子林日人臣善則稱君天子曰不然歸也造物林日

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也太空林日澤及萬世而不為仁太空冥

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林日推而至於太空宜無可推者矣但太空無形無朕雖

欲多也以示不忘必不
可得惟有以名吾亭耳

林次崖評說喜雨處切當人情人事未雖似戲朕自太守而歸功天子造化亦是實理非虛美也文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不離乎盤他人雖有此意思未必有此筆力真大家也

張子韶評陳伯修云喜雨亭記自非具眼目者未易知也

政事堂記

李華

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

此堂得以議也臣不可以悖道于君逆道于人贖道于貨

亂道于刑刻一方也命變王者也制此堂得以易也兵不

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

奪君恩不可以擅開私讐言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

此堂得以誅也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

可以剝害于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也於俸

亂不可以啓也干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蒸不救見謹

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也故曰廟堂也上

是有關係文字
此下文法五疊且字句高古絕無庸陋之氣
登斯堂者能不凜凜
有氣力有光焰蓋以中正之氣發為侃侃之詞自是擔得斤兩文字熟此便能豪放

梁公狄人
條

此下舉宰
相也善者
非干下意

此下舉宰
相也善者
者為戒
細密之息

關涉廣大

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

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也故伊尹放太甲也不嗣周公逐

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也亂梁公正廬陵也位自君弱

臣強也後宰相王生殺也柄天子掩九重也耳燮理化為

權衡論思變成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書史

有名可以為終身之戒前懼以當時之法未復懼以書史之名而句法亦奇

王鳳洲評此篇文字學士家視為常物若細覽之筆下變化如走龍蛇是初學之利刃

○○諫院題名記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林西仲曰諫無專責則所言亦無定式漢興以來始置宦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

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林曰以其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林曰無所不當

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林曰無所不當

事畢盡言林曰止計言也宜有審擇林曰止計言也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林曰止計言也非不顧己也功罪彼汲

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閉相去何遠哉林曰又從為身謀句上分

出為名為利林曰種推勘無遺林曰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林曰

責無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板林曰點出諫院題名來歷光恐久而

漫滅喜祐八年刻著於石林曰自述題名改刻也後之人將歷指其

名而議也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思

哉林曰究竟以名為勸戒但汲汲為名者便是詐曲事久論定有不可掩若汲汲為利者毋待論已

林次崖評此等文字關係世教不可以文字目之凡為官者當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觀省

責其文訣
作責以

由一作回

名利兩語
尤奇非溫
公不及此
有大力量

結句三四
語凜凜乎
如嚴霜

此篇當與歐陽公生范司諫杜觀而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兩語忠肝義膽炳煥篇章尤發歐陽所未發真名宰相之言也哉

林西仲評

書諫官之名於石本以示榮記中卻以示戒非大儒不能為此言通篇皆責備語無一句閒話

看來似過於樸直狀其不可及處正不外此公有傳家集八十卷語多此類今每誦讀未嘗不

正襟起敬

文章軌範續集卷之五終



